

# 蘇維埃人羣像



大衆書局印行

# 蘇維埃人羣像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六月出版

—(全一册)—

售價 圓

出版發行

中外書籍

大眾

著者

鐵 璽 諾 夫 等

發行者

大連市天津街一三三  
大 眾 書 店

印刷者

大連市興隆街一號  
共 同 印 務 局

電 話 二一二六一八  
二一四七六六

| 話      | 電      |
|--------|--------|
| 門 市    | 經 理 部  |
| 營 業 部  | 編 輯 部  |
| 二一三五一一 | 三三三一九六 |
| 二一七八四二 | 二一三七六三 |

大連市天津街一三八  
新 文 化 書 店  
電 話 二一五一八八

## 伊凡·蘇達廖夫的故事

### 夜裡，在鬥裡草堆上

俄羅斯人喜歡有話就說出來，——這原因我不打算解釋。有個人在悉悉索索着，在你的旁邊把乾草悉悉索索着，像對嫡親的母親一樣，喘着氣，不讓你閉起眼睛來，於是用輕和的聲音滔滔不絕的講起他對於生和死的態度，結果你完全睡不着。也有這樣的事情，——在作快樂談話的時候，突然凝視酒杯，並且還咳嗽着，好似他的靈魂已經塞到喉嚨口，不管東西南北，——開始把自己從思想裡解放出來……

在這次戰爭中所積蓄的思想，比一個人為自然生存所需要的要多。我們的祖輩和父輩沒有想到的——我們却要在最短促的時間中想到，有時候是要在兩頰地雷之間……並且要藉武器來做出立

刻的結論……我說得明白嗎？

我的祖父是伏降足夫伯爵的農奴。父親安分守己的做農民，無憂無慮的過活，像野草似的長着。弄到些甚麼便都吃盡用光，請客，他甚麼也不憐惜，到過聖誕節的時候，把甚麼都吃光；無論是幾頭裡的鹹肉，無論是雞或是鴨子。他呢，你可曉得，却笑着說道：「快活的人就連墳墓也當毛絨睡，人只活一世啊……」哦，我喜歡爸爸……而我，他的兒子呢，却已經要辦理國家大事了，要辦得一點兒也不馬虎，要讓德國人怕我，要德國人在我們俄國地方待得不耐煩……他打仗厲害，我要比他更厲害，我要宰掉他，而不是他宰掉我……他像頭牛似的貪吃。他下得了手殺小孩，他是不要臉的東西。像二月那樣，我用刀子在德國人的脖子上要了一會之後，我還揉揉手，並且我還就拿這隻手寫詩……

方才你說得不錯，我寫詩。登在戰地報上……「蘇達廖夫，」——這是編輯先生親口說的話，「你的主題和戰鬥性却顯得很結實，但是抒情應該扔掉……。」確實不錯把他扔進臭水窪。我弄一本簿子專寫這種詩，但是在行軍的時候和別列洛風特馬——我有這麼一匹馬——一同丟失了……直到現在我還憐惜那匹馬……三月裡，我的兩腿受了傷，骨頭沒有傷壞，我心想，我躺到——醫院裡，誰來給馬吃和喝呢？我向醫生証明，說我可以留在騎兵中隊裡，事實上很容易的就復原了……

可是牠，別列洛風特呢，却明白——是畜牲呀——我拖着一雙中彈的腿，領着水桶，一跛一跛的從井邊跑到馬房裡，要費多少氣力，——牠就噴氣在我的臉上，用嘴唇來碰觸……我不寫詩，我把抒情詩裝在心裡。

不這麼久以前，我在一個私人的家裡，看到一幅中等大小的畫。除了一點之外，這幅畫裡並沒有甚麼特別東西；你想想一下看——一叢小樹林，一條小河，是一條非常平靜的俄國式的小河，河岸上有一條小路，通到樟樹林裡。我看了一眼，便什麼都明白了，——噯呀，活了這麼大歲數，就不能用言語把這表明出來！……可是藝術家畫上一條小路，我就覺得——路上稍微有些看得出的痕跡，這路引誘我，我甘心爲它而死，因爲這是我的故鄉……我又說得不明白了吧？

「你想想一下看：一個村子裡的土堡上，坐着一個年高骨瘦的老太婆，臉上蓋着一片墓土，只有二眼睛是活的。我在旁邊坐下。是一個四月天，有太陽，有些地方還有雪，有小溪……」

「唉，婆婆，」我問道，「誰家打勝仗？」

「我們的紅軍，俄國人打勝仗。」

「好一個愛國者，」我說：「你呀，爲什麼，很有把握的以爲是這樣呢？」

老婆婆很久沒有回答。雙手攔在拐杖上，兩眼像黑夜似的向前釘住。我已經預備走了。

「從前有一對雄雞很厲害的相鬥。」她回答道，「白雞騎在紅雞的身上，啄了又啄，並且用翅膀撲打，眼淚都掉下來，並且嗚嗚的啼……可是那隻紅雞跳起來，又鬪起來，把白雞啄得羽毛零亂，並且把它趕走——趕到那裡去，連女主人也找不到牠了。」

這位老婆婆——年輕的時候——在小河岸上的那條小徑上跑過，折斷白樺，聽着樹林的喧聲……現在她坐在瓦礫堆上，她的路到盡頭了，前面是掘開的泥土，但是她要永眠在她家鄉的土地上。我看，你也不想睡覺。等高射砲一停止射擊，我們就可以睡着了。現在來讓我講幾個真實的故事吧。看見的事情真也不少了，——我的馬在那條河裡沒有喝過水，無論是戰線這邊，或是戰線那邊。……故事要是合式，你就給登出來，我自己可並不爭甚麼名譽……

## 一、這是怎麼開始的

白樺樹柴在斧子的砍劈之下像玻璃似的裂開。是一個晴朗的一月天。靜靜的炊烟在滿蓋着雪的屋蓋上升起，在這樣藍寶石似的，在邊沿上有光彩的天際蕩漾着。低迷的太陽像開着滿窗的注視那點綴

着濃霜的垂楊柳。

不過這裡人苦害着人。最好是這樣——用斧子照準德國人的腦袋一斧子一斧子的砍去，把他們像玻璃腦袋似的裂破。……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拿結冰柱的手套擦擦鼻子，把斧子放下去，向四下裡看了一遍。在一條被雪橇走過的痕跡襯出淡藍色的路上，有一個矮矮的，戴着大耳朵帽子的小夥子從村子那方面走來，更準確些說，是滾來，短皮襖敞開着，揮着雙手求助。

他齊腰陷在雪裡，翻過笆籬，走進院子，並不問好的把帽子摘下，——熱氣從他的剃得光光的頭上昇起，——從帽子裡拿出一張藍藍的小紙。「是從飛機上拋下來的！」他說，抓起斧子，吐出一口氣，開始對準有節巴的木柴砍着，爲了使自己免於過分的激動。

這小夥子名喚安得烈·尤其諾夫。春天他在葉利孃的中學畢業，那學校的校長是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他開始預備考大學，但被徵入伍，在維亞斯瑪的惡戰中被俘。怎樣作戰的過時的理解那時還活着：假使被圍，——那就是輸了，就得放下武器。那時還不是大家都真正的知道德兵的性格：德國人看來雖然是石硬的，但是假使充分堅決的打，却是歇斯里的，脆弱的。但是學問是要付代價的。安得烈，尤其諾夫也付代價了。

他們被押解過鄉村的時候，——各到各處，有俄羅斯婦女的善良的眼睛從籬笆裡面，或是由耳門

裡，或是由泡狀的小窗裡，注視這一群疲憊萬分的軍事俘虜，伸出拿着麵包，拿着小片點心的手，有的女人讓頸上掛着自動槍的陰鬱的押解者走過去之後，從頭巾下面拿出一隻泥罐子：「我的親人，把牛奶喝下去吧……」

這些由於自己的愚鈍而胆怯地放下武器的人，在這裡認識了羞恥，他們雖然很餓，但是麵包不能下嚥。有許多比較結實一些的人，就開始逃跑，選擇押解兵不把人趕進小舍裡去的昏暗的時候。安德烈·尤其諾夫好像有必要的樣子，留下來，在一個押解兵的背後，跳到一棵小松樹的後面，在槍聲之下爬了好久。他避開大道，好容易挨到「老墳地」村。也和其他脫逃的人一樣，他去敲一家不認識人家的村舍，說道：「留我做女婿吧……」依照德國法令，匿藏軍事俘虜要處絞刑。村舍裡走出一個跛子，鬼子似的嘴唇上流着一莖灰色的豬鬃鬚。「不行，我們害怕，」那人低低的回答說，「往前走走吧，親愛的。」另一個村舍把他放了進去。一個中年婦人給一個有白斑的小孩在桶裡洗澡，想了一會，回答道：「唔，怎樣呢，姑娘我們有，小孩有——是大女兒的……我的小女孩丟失了，被德國人趕到窖子裡去了……你就留下吧，在我家做工。」

像安德烈這樣的人，村子裡有好幾個。安德烈細看了之後，便開始和這些人談起話來。他們都是深恨德國人的，但是大家都認為，我們的事情絕望地輸了；莫斯科早已放棄了，——關於這一點是區

長和鄉長報告民衆的，——紅軍的殘餘部隊在烏拉爾的甚麼地方毀滅了……

安得烈惱怒的把多節的木柴和砍在其上的斧子一同舉起來，敲着它，劈它。

「相信不相信……你們怎麼說？」

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用他那雙燃燒着的眼睛，閱讀藍藍的一張小紙上的幾行字。——紙上說，法西斯的百萬大軍在莫斯科全線被擊潰，正在退却着，拋下坦克，大炮，車子，無數的屍體鋪滿了道路和林中的空地……這是死刑判決之後的意外的赦免。……他跟安得烈走進村舍——一面走，一面在爐子跟前捉住一個矮矮的，胖胖的，灰白的，剪短頭髮的女人，——自己的撫養者，他在村子裡是冒充煙子住在她家的，——拉到自己身前，向她顫抖的面孔叫了一聲：「卡比多林娜，伊萬諾夫娜，別不開心了，去做餅吧，……有好消息……俄羅斯上帝活着！」走到板壁後面，在桌子旁邊把那張藍藍的小紙又出聲的讀了一遍。……用手掌在它上面打了一下，哈哈大笑起來：

「誰不相信俄羅斯？啊！誰預備葬送俄羅斯？站立起來了，祖國……」

安得烈立刻講起來，說剛才怎樣聽見飛機的喧聲，跳到院子裡，說：天呀——是我們的！可是它已經飛過去了，在它的身後，傳單像鴿子似的落下來。……「我在齊肚子的雪裡跑去拿傳單，我甚至跑得冒熱氣……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這坐根兒的事情把實質都變化了……」

「自然，甚麼都壓根兒的變了！」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喊了一聲，不知到甚麼地方去跑了一趟，把手槍放在桌子上，槍被油抹得肥肥的，和一小袋子彈。「我等候這張傳單，有多少夜沒有睡啊……甚麼都想過了！我們要開始復仇了，安得烈……」

「兩個人只有一把手槍，可是他們却有兩連人，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

「應該從甚麼開始才好。原始人也曾想得出，把銳利的石子拿在手裡，現在可發展到甚麼程度了。」

那時沒有自動槍，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只有石斧和個人的勇敢……

「啊！個人的勇敢！」他把大拇指舉到安得烈的鼻子跟前。

無論甚麼人從來沒有看見過校長是這個樣子，——他那對並不很大的眼睛像鑽孔機似的扭攪着，瘦瘦的像書本似的長有羊鬍子的面孔，不知是爲了粗野的大笑，也不知是爲了預備咬人，發燒着，露出白牙來。

「我們是在受考試，偉大的歷史試驗。」他是這樣說着，好似在他的手指前面，坐着成千的安得烈。「俄羅斯在德國人手下跌倒呢，還是德國人要跌倒？……我們的祖先在古代的墳場上，從棺材裡爬起來，——傾聽我們怎樣回答。要我們決定！……被德國人炸毀的俄羅斯神聖，揮動大鐘的舌

頭，……敲起警鐘！你喜愛普希金嗎？這明星在你的心裡燃燒嗎？我們光榮的，英明的文化你橫在心裡嗎？我們都有過錯，因為我們少把它撫愛，少把它珍惜，……俄羅斯人是浪費慣了的人……沒有關係……俄羅斯很大，很重。很能忍受……你可知道，在俄羅斯的靜謐中隱藏着何等的美德嗎？何等自我犧牲的精神啊！」

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把這一切都說出來之後，他的眼睛軟和了些了。然而安得烈那雙灰色的，張大着的眼睛却變得又酷又兇惡了，有着一個憤怒的短鼻子的年輕的面孔變得瘦削了。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說：

「現在具體的說。應該從甚麼開始呢：今天夜裡到老坎地去……」

圍在蒼白地暈圈中的月亮高掛在白雪之上，雪地上有些地方有着盤根結節的松樹，孤伶伶的聳立在曾經火燒的場子上的煙囪管的濃密的影子。安得烈的氈靴在形同玻璃的車轍上奮急的吱吱作響，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幾乎跟不上；安得烈舉起手來，停下，——面前有一隻狗在低聲的，寂寥的吠叫着。於是他們便轉身在沒有足跡的雪地上走去，沉默的喘息着，從打穀場那面走進村子，站在小舍的蔭下。村舍的黑黑的小窗被月光照得粗陋不堪。在遠遠的地方有一輛載重汽車在打嚏，在發出爆炸，傳來斷斷續續的，不是我們人的聲音。

「德國兵運罐頭食物和酒來了，我們等一會，」安得烈說。

街上靜下來的時候，安得烈便翻身越過木柵：「勇敢些跟我來，」——他穿着皮襖的，有些慌亂的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的手，拖進院子。他們在小台階上踏了幾下，安得烈喊道：「鄉長，軍官老爺來看你。」當門斗裡凍結的木板響起吱吱之聲的時候，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用德文說道：「出來，我要你去辦事。」

「好，好，老爺，現在就來。」門斗子裡傳出匆忙低語聲，推開門鬥聲。門開了，一張奉承的，有着尖鼻子的麻臉從黑暗的縫隙裡伸到月光中。安得烈撲到門上，衝進門斗子裡去，於是那裡便開始了無言的搏鬥，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沒有能够立刻辨別出形勢，——在他的脚旁有人喘息着，發出沙啞的聲音，搖動着……終於分辨出了，鄉長坐在上面，在掀動着肩胛，於是他使用手槍打在這奉承相的後腦子上，……「噢——噲；」鄉長發出拖長的叫聲「噢——噲；壞蛋……」

在一間燒得很暖熱的噴漆的房間裡，點着一盞翻轉的燈，幾乎光亮看不出，小窗戶的百葉窗門緊閉着。在一張漆布牀上面，釘着一張照片，——穿海軍制服的希特勒，鄉長是在幾分鐘之前推開羊皮外套，把骯髒的花布頭枕落在地板上，跳下這張牀的。在光光的椅子上，跟墨水瓶和攤開的眼簿並排放着一柄簇新的自動槍，這就是他們到這裡來要取的東西。

「現在你同意我們已經武裝得很好了吧？」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帶着一種把他的鬍子撥到側面去的取笑說。「你拿槍，我拿賬簿，我們一同到林卡，符拉索夫那裡去。」

爲了謹慎起見，他們把鄉長從鬥子裡抬到小舍裡，扔在木柴後面。套在寒霜景圈中的月亮，高懸在靜謐的鄉村之上。但是他並不是對睡着的人講神異的故事，——它最好還是紅得像受難之心的血似的，假凍得像憎恨之火似的昇起吧……

「你怎麼老是縮頭縮腳的，」空氣很安靜，安得烈說，「跟我攀出去，院子裡沒有狗……」

林卡，符拉索夫，一個面孔灰暗，頸子有力的長個子，赤着腳，只穿一件沒有繫腰的襯衫到寒風裡來迎接他們。細看一下奪來的自動槍，把兩腿蹲下去，傾聽關於投下傳單，關於必須立即發動游擊行動的簡短的報告。當他的牙齒相攙的時候，他說道：

「我們到屋子裡去。這是大事情。得去找人……」

在發着貧窮之氣息的暗黑的村舍裡，他們用耳語聲說話，在板壁那面有女人呼喚的時候，他們沉默了。在透進冰凍之小窗的不很分明的光線中，看出，有一個女人走出來，一面披上短皮襖，伸手進袖子；林卡向她聲說了幾句話，於是她便走到爐灶跟前，用年輕的聲音招呼道：「萬尼亞，把我的氈靴拿給我，」站着，把腳伸進去。慌慌忙忙的走出院子，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想發揮那篇方才向安

得烈所發表的宏論，但是林卡嚴峻的打斷道：

「現在只有戰鬥才能作宣傳。民衆已被德國人宣傳過了。我們只要能够消滅一隊駐軍，就有十個村子起來。需要槍械。」於是他招呼道：「萬尼亞，穿衣服，爬到我們這裡來。」

一個男孩子從灶台上滑落下來，走近成年人，張大着眼睛看他們。當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把手放在他溫暖的，柔髮的頭上的時候，他避開，——是呀，這不是愛撫的時候。

「我們需要槍械，」林卡對他說。……

「附近有被遺棄的槍械嗎？你們孩子們一定都知道。」

「有。有一個孩子，阿爾卡其，他比我知道得多，他會告訴你們。你們需要攻坦克砲嗎？有兩尊炮，沉在河裡。我們知道甚麼地方有炮彈。在樹林裡，在泥坑裡埋着十一架機關槍。還有個地方有手榴彈和地雷。我們都給指點出來。怎麼，——你們預備打德國人嗎？」

「可是，這不是你的事情。」

「怎麼這不是我的事情？」那男孩子用大男子的聲音說，把椅子拉拉上。「可以拷打我，可是不能從我嘴裡得到甚麼。」

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坐下，爲了更清楚的看看他的臉，——他的臉是稚氣的，圓圓的，厚嘴

啓，但却是毫無稚氣地嚴肅的樣子。五個曾經到過前線的人一個接着一個的走進村舍，——最後是一個少女，跟在他們後面跑着。她絞着頭巾，走到板壁後面去。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又在小窗戶跟前讀傳單。安得烈把手掌豎舉出來說，這是號召鬥爭。一個曾經到過戰線的人回答道：

「好，這就是說，事情轉移了。哼！怎麼呢，給德國人流我們的眼淚吧。……我們快找槍械去……」

這樣，就在這天夜裡，當着德國人的眼，舉行了游擊隊的動員，統共八個人，兩個男孩偵察員還不計在內。萬尼亞和那另外一個，——什麼都知道的阿爾卡其絲毫也不弄錯的嚮導武裝着鋤頭鏟刀的游擊隊員，到陰暗的樹林裡去，指點什麼地方應該挖掘。從泥坑裡，從雪層裡和樹葉堆裡拖出機槍。其中有四架是完全預備好可以作戰的。在不遠的另一個坑裡，挖出幾箱手榴彈和二十顆地雷。孩子們提議——從小河裡，從水底下拖出兩尊攻坦克炮，並且甚至於自告奮勇要鑽到水裡去：

「你們，叔叔們，只要去拿鐵鏟，把冰敲開，我們不怕冷水。」

但是大炮延期到下一次再拿了，槍械在天還沒有亮之前便已經送到村落裡交給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了。可惜就是沒有步槍。

早晨他又劈木柴，在鬍子下面唱歌：「哎呀！你這冬天啊冬天，多麼冷啊！所有的小道兒都已抹

白啦！……」萬尼亞乘了雪靴經過白茫茫的山野跑來。白天他顯得並不怎樣小了，——是一個場鼻子，並且也不像昨夜那樣嚴肅。

「德國人在木柴後面找到鄉長，很是驚慌。現在到各家院子裡去搜查，打人。……狂叫不休。在非委甯的院子裡，把嬰孩的腦袋在門框上撞。……我們的小夥子都到樹林裡去了……那個孩子，就是和我們在一塊的，——我不知道他是說慌還是不說慌，——他稍爲懂得一些德國話，他聽說——他們今天夜裡有載貨汽車開來，……你說，你還要打聽什麼？」

「你到卡比多林娜，伊萬諾夫那裡去，她要給你點餅……」

這天夜裡，在離「老墳地」十公里路的地方，一隊德國載重汽車開在地雷上。當頭的一輛汽車由於煙火的爆炸而高高的跳起時，機關槍也從針葉樹的叢林裡，達達的響起來了。德國人既沒有什麼地方可以轉身，也沒有什麼地方可以逃走；道路的兩面都豎起雪牆了。他們一共有（照後來計算）二十七條命；他們被捲在載重汽車的旁邊，粗野的叫喊着，漫無標的的射擊着，跌倒着。一個穿着黑皮襖的人從黑蔭裡跑到射滿月光的路上，另一個是矮矮的，拿着步槍。「烏拉！」那穿皮襖的人舉起手來高喊道。於是游擊隊員從雪堆裡站出來，拋出在空中盤旋的手榴彈，撲向德國人去作肉搏戰。

不過幾分鐘便什麼都辦好了。在奪到的載重汽車上，除了最前一個已經燒掉的之外，有步槍，彈

藥，食物和被窩。凡是所需要的一切，游擊隊都拿去了，其餘的都和車子一同燒掉。

早晨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又劈木柴。這天有不少人經過這空曠的小村落。每一個看到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的人都咳嗽聲或定用其他方法顯露自己的意思，並且很小心的，繞道的轉到校長的小村舍那裡。過了一星期，由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卡樹勃斯基所指揮的游擊隊裡，已經有兩百多人和兩尊砲。

那時便着手作基本的戰事，——消滅「老墳地」村的德國駐軍，這隊駐軍在黑夜裡被消滅得一人不剩。在德軍司令部的房子上面，升起蘇維埃旗子。

## 二、七 個 黑 臉 人

有大隊騎兵突破戰線來幫助游擊隊。突破的本身並不複雜。——在一個地方用示威欺騙德人，而主力則在另一個地方越過公路。但是在零下三十度的寒冷中在叢林裡的行軍却是非常艱苦的。馬陷在雪裡齊到肚皮；爲了拖拉雪橇和大砲，急行的騎兵即必得用腳踏堅白雪。砍去樹木；在日間被行軍困憊了的人，晚上並不燒起篝火，在雪地裡過夜。